



心的音响



心的音响

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目 录

伊 虹	王海鸰 (1)
心的音响	王海鸰 (22)
她们的路	王海鸰 (38)
雾	一 心 (53)
小镜子	成颖慧 (62)
驯	王培栋 刘灿校 (67)
悔 棋	李颖捷 (73)
争 球	李颖捷 (83)
胖大嫂	侯振宇 (97)
请调报告	箫 箫 (104)
孟家二的亲事	孙 晓 (112)
清清的百灵河	刘灿校 (126)
手术尚未完结	年维佳 王义俊 (137)
乡 情	武 斐 (151)
暮年之光	王桂安 (163)
最后一个军礼	方南江 李 荃 (175)

伊 虹

王海鸽

80.1.28. 星期一. 寒流

新战士陈丽问我：“排长，难道连队里看个电影也得强调什么一致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尽管我深知做到这点，是多么不容易。

机关操场放电影《海鹰》。

集合前，电话排排长伊虹撕开信封上标着“内有照片、勿折”的信正要看，连里突然通知她，立刻去医院接一个刚分配来的新战士。她把信往口袋里一塞就走。一个小时后，新战士凌小清跟她来到了营房。

凌小清长得亦如其名，小巧清秀，一张本来略嫌苍白的面孔，此刻由于寒风和兴奋的刺激，透着青春、健康的红色。一走进电话排这间能住二十多人的大宿舍，她立刻被吸引住了，惊奇而认真的目光，逐一地掠过整齐划一的上下铺，挂成一排的绿挎包，摆成一溜的喝水缸，最后，目光停在桌子下面的一个手风琴盒上。

“排长，咱这谁会拉琴？”

伊虹看着她，笑而不语。凌小清眨巴了两下眼睛，两手一拍肯定地说：“排长，我敢保，你会！”

伊虹的回答是走到桌子跟前，把手风琴盒盖打开——这是一架120贝斯的上海“百乐牌”手风琴。一个连队能有这样的琴，是相当高级的了。

“发的？”

“嗯——不，咱连演唱组参加会演时‘挣’的！”

“拉拉听听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不料伊虹刚把琴背上，本排新战士陈丽提着两个小马扎走了进来，带上门，回过身，这才看到屋里有人。微微一怔，立即说道：

“排长，我肚子疼，班长准了假……噢，这是程莹莹的。”她提起一个小马扎解释道，“这个电影她看过了，跟班长说了说，陪我一块回来。她上厕所了……”

陈丽话还未完，门外传来程莹莹的声音：

“陈丽，你一开始就说肚子疼该多好？这么来回一折腾，你白挨一个小时冻事小，我少看六十分钟的书可真是个大损失，下回，咱就……”门被踢开了。随着那“砰”地一声响，程莹莹出现在门口。她站在那儿，呆呆地看着伊虹，大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，简直不知该做点什么表情才好。看电影前，陈丽曾找她班长请假不去，说是看过了，每逢遇到她们认为没大意思的活动时总是这样。陈丽觉着没必要，

她讨厌这种没味的严格。程莹莹则是想腾出时间复习功课，准备考大学。她就是冲着部队大学好考，才来当兵的呢！俩人就这样成了个“互助组”——落后的时候有个同伴，对双方都是安慰。但班长不准假，告诉陈丽说看电影也是集体活动，没特殊情况，一律要参加。她却转身来找伊虹，对班长“教条主义的工作方法”表示了极大的不满。伊虹当然知道，坐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里看一部已看过的影片，确实不是什么享受，但决不能因此就各行其事啊！保持一致，是连队起码的政治军事素质——该讲的道理，她都对陈丽讲了。可她们，竟还是回来了！而且，撒谎……一股怒气袭上了伊虹心头，她看着面前这两个女兵，目光变得越来越严厉。

站在一旁的凌小清虽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能肯定，那两个女兵犯了错误，排长要发火了！她觉着自己这时应当说点什么，于是鼓鼓勇气叫了声：“排长！”三个人这才重新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存在，陈丽和程莹莹同时把目光转到这个陌生的小女兵身上。伊虹也清醒过来，不由在心里埋怨自己：嗨，你呀，差点又要发脾气了。坏毛病！接着对三个新战士说：“噢，你们还不认识，我来介绍一下：她叫凌小清，也是今年的新同志，不过比你们俩小一岁，十七了，是刚从医院里调来的，……”

“医院不合我的口味，特别前不久看了《西线轶事》以后，我更想到连队里来了，也当一个电话兵！一个真正的兵！”凌小清心情愉快地补充道。

一直默默无语的陈丽突然问道：“你自己想来就让你来了吗？”

凌小清犹豫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坦率地说：“我写信告诉了家里，家里帮我说了说。”

陈丽再没吭声，只是若有所思地重新打量着她。

空气缓和了，程莹莹趁机不无讨好意味地对伊虹说：

“哎，排长，你刚才要拉琴来着是吧？拉给我们听听吧，老兵们都说你拉得很棒呢！”

此建议立刻得到陈丽的赞同。别看这个姑娘外貌极其平常，但却很有点小才能。爱好写诗，会画风景画，对音乐也能评论两句。就凭这，高中毕业后，经过文化考核，她曾被录取到一家电影公司工作，没想到在临报到的前一天，一个人突然把她顶了。后来才得知，这人的全部优越之处，在于她有个当官的爸爸！就这样，陈丽成了待业青年。不久，赶上征兵，她就来了。来之前曾做过两种打算：如果部队条件可以，还值得干下去，那么她就好好干，如果没大意思，就凑付两年复员，反正这次回去工作分配不成问题。结果不到一个月，后一个打算就彻底占了上风。部队驻在海岛，环境荒凉，生活单调，周围的人毫无趣味可言。对于伊虹，她把她列在“先进人物”一类：能吃苦、负责任、自己的行动无条件地由别人的思想来指挥……至于会拉手风琴云云，她深信这不过是一个误会。在那些头脑简单的老兵心目中，恐怕能在键盘上按出个调儿来，就可称之为“很棒”了吧！此刻，她很想证实一下自己的预测。

在新战士的一致要求下，伊虹奏了一支手风琴独奏曲《快乐的女战士》。

陈丽呆住了！伊虹那相当严格熟练的指法、恰到好处的感情、节奏，即使有歌舞团的手风琴独奏演员在场，也不能不承认她有一定的琴上功夫！一曲终了，陈丽完全忘了“预测”一事，一心想满足自己内心对于音乐的渴求。眼下虽说她是个“女战士”，但却一点也不“快乐”，她想听一支符合自己心境的曲子，缓慢、优美、而又深沉……

“排长，你拉一支……《多瑙河之波》吧！”

话刚出口，陈丽便后悔了。谁知道这位就爱强调一致的排长，是不是也喜欢那样的曲子呢？且先不说她是否知道世界上还有一支《多瑙河之波》了……但没容她想完，她所熟悉所喜爱的旋律，已从伊虹排长的手指下流淌出来，一个个音符奏得那样清晰、饱满、美妙、怡人。这琴声、这琴手，使陈丽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、难以言喻的滋味……

夜深了，辛苦了一天的女电话兵们进入了梦乡。唯独她们的排长和三个新战士，还在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
自恃有才而傲视一切的陈丽，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浮现出伊虹拉琴的形象。她断定，既然伊虹的琴拉得这样好，那么她的才能就不会仅表现在这一点上。她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人靠什么在这种环境里呆了整整五个年头！同时，却又因为发现了一个至少不比自己差的人也“屈”在这儿，感到了一种难以解释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安慰。

凌小清身下多铺着一床班长的毡垫，被子上多搭着一件

排长的大衣，身心都觉着温暖，惬意极了！这儿的一切都合她的口味！甚至连排长的模样都使她大为满意：红润的圆脸环抱在乌黑的短发里，一开口腮上就闪动着一对酒涡，眼睛那么湿那么亮——嗨，光凭这，医院里那个满脸皱纹的护士长就不能同她相比！只是这排长太不爱笑，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笑起来一定好看，这真可惜……她睡着了。党旗，奖状，爸爸妈妈的微笑，同学们的赞誉，把她的梦境点缀得格外美好。

程莹莹却依然两手垫着后脑勺儿，大睁着两眼愣神儿。她在发愁。听说今年部队要招收地方学员，这些竞争对手可不好对付，人家是全天上课的学生啊！可要是排长把今天的事对班长一讲，班长那么暴躁、要强，准又得给我再套上几个紧箍咒！唉，这些人就会说什么“现在你是一个战士，首先要完成你的职责……”可我总不能永远是个战士啊，我的一生长着呢，我可不愿混上一辈子！唉，她们自己不求进取倒也罢了，可为什么就不能替别人想想呢？简直不通情理！眼看自己的计划有濒于破灭的危险，可把程莹莹愁坏了！

排里小仓库的灯亮着，这个被战士们命名为“排长办公室”的地方，每天熄灯后，伊虹都要在此或考虑安排明天的事情，或记记日记，但最后，总要摊开她的书本……此刻，她正在长久地沉思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封“勿折”的信，但晚了，瞅着照片上已被折了的“他”，她无可奈何地一笑……

80.3.19. 星期三. 晴

规定：这样——可以，那样——不行，容易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是只管开闭红绿灯的交通警。

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女兵们的议论，是通信营营长直接打来的，命令电话排排长伊虹，立刻跑步去营部。伊虹刚刚离开，女电话兵们便心情紧张地面面相觑起来：准是出了事了！这毫无疑问。可谁出的事？出了什么事呢？

直到快上课的时候，伊虹才从营部回来。她先去连部做了汇报，然后回到排里，简洁地布置了上午的训练内容，让各个副班长具体负责实施。随后，把班长们叫到了“排长办公室”。

原来，程莹莹夜里值班时，因解一道数学题着了迷，夜铃忘记打开，至使一号机作战室的信号灯亮了长达五分钟之久她都不知道。后来幸亏被坐在三号机的陈丽发现，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伤飞机的严重事故。今天一早，作战室值班首长亲自找了通信处，通信处又找了通信营，营长越过通信连这级，直接找了电话排长伊虹。

听完伊虹的叙述，几个班长半天没说上话来，后怕，庆幸，使她们的鼻尖上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
伊虹沉默了一会，突然向程莹莹的班长问道：“对程莹莹，你们班近来都是怎么做的工作？”

程莹莹的班长沉重地叹口气：“怎么做的工作？自从那

次为她和陈丽看电影回来的事你批评了我们之后，我们对她抓得是很紧的。不论集体活动，大小工作都一定要叫着她，尽量不准她‘自流’，防止她胡思乱想，不安心工作……”

伊虹听后沉默了好久，班长们开始紧张了。她们深知，排长一向不能容忍任何的失职行为。如果说在别的方面她应属于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但在对待总机工作上，她的严格却近乎挑剔、苛刻！她们简直想象不出，程莹莹犯了这样一个“史无前例”的大过错，伊虹会将她怎样处置！终于，程莹莹的班长忍不住了，小声但却坚决地说：“排长，事情虽然发生在程莹莹身上，但她毕竟是个新战士，主要责任应由我负。当然，给她一定的处分还是必要的……”

伊虹深深叹口气，用忧郁的目光看着她这个好心肠的助手。何必班长们说呢，伊虹对什么事不是一清二楚？打心眼儿里讲，她喜爱程莹莹这种有志向、“不安分”的女孩子，她觉着在这些方面，她和自己很相似。但是她认为程莹莹把高考看得过重了，认识上有点极端。如果以另一种极端的态度去对待她，能收到什么效果呢？

“这样吧，”沉默之后，伊虹果断地说，“这件事情是得严肃处理。首先必须引起全体守机员的重视、鉴戒，坚决杜绝这类失职行为的发生，班里回去后马上找程莹莹谈一谈。我利用上午训练时间的最后半小时，进行一次排点名，公开批评！”……

午饭，向来是连队一天内最丰富的一餐。但今天程莹莹却只是象征性地在饭桌前站了几秒钟，便匆匆离开了。

她提着自己专门用来放数理化书的纸盒子来到了海边，在满是鹅卵石的海滩上坐了下来，默默地看着波光粼粼的大海。天很好，太阳暖洋洋地照着，没有一丝风，周围静极了。但程莹莹的脑子里却轰轰作响，她怀着一种被判了死刑似的绝望心情，又一次想起排长在点名时讲的那段斩钉截铁的话：

“……穿上军装，就是一个战士，就要担负起一个战士的责任！抛开这点去考虑什么大学，什么前途，统统不准！……值班时做数学题，差点造成大事故。再这样下去，学得再好，我们也有权力不准予报考。因为，部队不需要你这样的大学生！……”

公平地讲，这是伊虹在态度失控时讲的唯一一段过于严厉的话。没办法，每当她看到有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时，这种“失控”就不可避免。但程莹莹哪知道这些？刚开始，她对自己的过失只感到害怕和后悔，那会儿，她是多么期望能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谅解！她愿意改，一定能改，下回值班，她将会小心又小心……可想不到，等待着她的竟是这样一个致命的惩罚——不准报考！高度紧张和极度绝望之后，一种深深的疲倦控制了全身。她漠然地想：“去它的大学吧，怎么还不是一辈子！”想着，她从纸盒子里拿过一本书，慢慢掏出预先准备好的火柴，擦着了——她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大颗大颗的泪珠一下子夺眶涌出……

“程莹莹！”

她回过头去，是排长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不是对我的批评不服气？”

“服气。我正在改。”她低着头，口气淡淡地。

“在改？不！你在赌气！”伊虹蹲下身子，把火柴从她手里拿过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看你并没有认识到你的错误。你完全把升学当成了你一个人的事情！……”

程莹莹抬起了一双泪汪汪的眼睛。

伊虹的态度和缓下来：“中午饭没吃吧，你们班长在等你呢！喏，把书一块提回去，吃了饭再到这儿来。我等你……慢着，把眼泪擦干净！”

程莹莹很快便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夹着炸刀鱼的馒头。伊虹从口袋里抽出一个自制的本子挥挥说：“来来，过来看看。”

程莹莹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朵根，那正是她的“赃物”——昨天值夜班时用来算题的演草本。大概是在慌乱之下，忘在总机室的。

伊虹仿佛根本没看到她的窘态，自顾打开本子，指着最后那道整整用了一页半纸仍未解开的数学题说：“你看，你的脑子有多死！看这里，不，这里。瞧，先把它合并一下，五六步就完了……”

程莹莹含在嘴里的一口馒头忘了嚼——眼下，再没有比这更叫她吃惊的事情了。

80.5.1. 星期四. 晴

只要可能，我愿尽最大努力，使她们生活得象在家里一样愉快……

海岛天暖得晚，每年得到五月一日，穿够了冬服的姑娘们，才能换上可体的夏装。

过节的饺子馅是头天晚上弄好的，放在一块架在椅子上的大三合板上。姑娘们团团围着坐了下来，揉面的揉面，擀的擀，包的包，一个个忙得有滋有味。

凌小清坐在伊虹对面擀皮，边擀边不时抬头看她。她这是头一回看到穿夏服的排长呢！看着看着，突然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排长，内务条令不是说女干部可以烫发吗？……你怎么不烫呢？你要是烫了发呀，”她干脆放下擀面杖，边用手比划着边说，“就更象我放在家里的大娃娃了！”

伊虹看着她那认真的模样，止不住地想笑，但立刻又用细小的牙齿咬住了下唇——一张带酒窝的圆脸，一笑更没棱角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深信这会有损于她排长的尊严。有什么非笑不可的时候，她也极讲究分寸，用她在文艺宣传队的一句行话来说，就是要绝对保持在“三度微笑”之内。此刻，她就这样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对凌小清说：“还不到时候，到了时候，自然——”

“到了什么时候？”一个人称“百事通”的老兵带有调侃意味地插嘴问道。

伊虹瞪她一眼：“到了漫步走向婚姻介绍所的时候！”

屋子里爆发了一阵开心的大笑。“百事通”摆出一副“稳操胜券”的架式静待笑声过去，然后盯着伊虹问：“排长，那你不要‘居里’了？”

伊虹的脸顿时红得象一个初次撒谎，被人当场揭穿的小女孩儿。“百事通”根本不理睬她的表情——老兵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冒犯排长，而不致于有任何“危险”，她自管得意洋洋地发布消息：“那天我整内务，看到排长枕头边的一张男性全身三寸巨照，据分析，那肯定是——”

凌小清忍不住一迭声地插上问道：“什么样？什么样？”

“什么样？……嗯，身架有点象咱维护排的‘大个儿’，那脸儿嘛，象——对，象演罗霄的杨在葆！真的，标准的男子汉形象！”见一屋人都瞪眼看着她，她更来劲了，干脆将“消息”和盘托出：“其实排长早说过的，她那位也是干通信的，两人约好一块考大学，将来可以象居里夫妇那样，一块为咱军队做一番贡献！结果人家去年考上了，逼得咱排长现在每晚在‘办公室’里用功……”

伊虹无可奈何地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对面的凌小清说：

“小清，她的胡说八道你信么？”

凌小清正在脑子里极力把杨在葆的脑袋往“大个儿”的肩膀上安，以求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——她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配得上她的排长，因而根本没注意别人后来说了些什么。但既然排长称之为“胡说八道”——于是，她下意识地摇摇头说：“不信。”她这副傻呼呼的表情，以及伊虹听了

此话后那种满意的神气，把姑娘们笑得腮邦子发酸。但有两个人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她们是程莹莹和陈丽。

.....

饺子不负众望，终于顺利出锅了。

凌小清主动叫陈丽一块抬饺子。这个月的四号，她就要入团了！这使她高兴，但又很同情陈丽，程莹莹在家就是团员，剩下陈丽自己，她心里老有点过意不去。所以近来，她对她格外热情。

陈丽应着，态度却很勉强，目前她干什么都没情绪。不错，几个月的连队生活使她入伍时那种空虚苦闷的精神状态有所转变，但刚才听到伊虹要考大学的消息，却使她刚有点活动的心又冷了下来。这消息使她确信，任何人，包括伊虹这样整天用“革命的理想、前途”来教育人的人，也摆脱不了实际的、时尚的前途，地位标准，只要有机会……“哼！你一度还真想在连队里‘努力工作’呢！多天真！”她默默地心里嘲笑着自己，脚步越放越慢。

“陈丽，稍微走快点不行吗？大伙都在等着呢！”凌小清忍不住说道。饺子盛在大铝盆里，俩人正好一前一后。这不合时宜的催促越发使陈丽感到不快。因为入伍前工作分配的挫折，使她一向对能够“走后门”的幸运儿们极其反感，凌小清来的头一天就被她列入了这个行列。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可城府颇深，根本不会由于别人对自己好点就轻易改变看法。况且，她怀疑凌小清对自己好，不过是想向别人表示她在“团结后进”。所以，她极不耐烦地堵了凌小清一句，

“我爱走多快就走多快，这不是在你家里，别人用不着你支使！”

凌小清愕然了！虽然她一直隐约感觉到陈丽对自己有某种成见，但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无理、无礼到这种程度！她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早忘了什么“团员”“群众”的界限，由着性子生气地说：“你走你走，我不和你拍了！”

陈丽二话没说，抬腿就走，凌小清没防备，手一滑，一满盆饺子几乎全部倾倒在路旁的脏水沟里……

从昨晚就盼着这顿美餐，今早又忙得饥肠辘辘的姑娘们闻讯赶来。见此景，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一个人叫道：“排长来了！”

人们闪开一条道，伊虹走了进来。她看看地上，皱着眉头随口说了句：“怎么搞的！”

陈丽沉着脸一指凌小清：“问她！”

“问你！！”

伊虹眉头倏地一跳，迅速抬起眼睛，注意地看着她们俩。这时，一个班长晃晃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反正谁也不会是故意的。伙房里有的是馒头，吃什么都一样！”但她的声音在这充满失望、沮丧的气氛里，显得那样软弱无力。

伊虹看着耷拉了头的姑娘们想了想，简洁地说：“凌小清、陈丽负责把这收拾干净；其余没事的不要围在这里；班长们过来一下！”

不一会，伊虹骑着上士的自行车出去了，不到一小时工夫，她带着一纸箱鸡蛋糕回到了营房。